

反恐联盟三足鼎立不见得是好事



有声若震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霖

继指挥沙特军队在也门军事打击胡塞武装之后,本月15日,沙特国王的儿子、副王储兼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又有大动作。他表示,多国反恐联盟将协调行动,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活跃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埃及和阿富汗的恐怖分子。

萨勒曼王子口中的多国反恐联盟,既不是美国主导的那个国际联盟,也不是俄罗斯发起的四国联盟,而是沙特自己牵头组建的新的国际反恐联盟。15日,沙特国家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沙特将组建由34个国家参加的

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联合行动中心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以协调和支持军事行动。

说到反恐联盟,“鼻祖”要算美国倡导的国际反恐大联盟了。“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反恐主张得到包括中俄英法德等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去年上半年以来“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趁乱做大。美国以打击“伊斯兰国”为目标,在去年9月对反恐联盟进行了“重组”,当时有约40个国家参与其中。五个月后,这一联盟扩大到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其中一些盟国直接参与了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相比之下,俄罗斯主导的,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的四国反恐联盟要“年轻”得多。美国新反恐联盟成立一周年之际,俄罗斯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反恐联盟。虽然组建时间不长,但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却

颇丰。

沙特牵头的反恐联盟横空出世,将现有中东地区的反恐格局从“两强相争”变成了“三足鼎立”。三个反恐联盟中,美国和沙特牵头的成员众多,俄罗斯的联盟表面上看有些势单力薄,但换个角度,这种“单薄”也可以被理解为“精干”,这一点在情报共享和打击效果上可见一斑。

美国和沙特的联盟虽有相似性,但也存在差异。美国联盟的主角除了中东盟友之外,多数都是北约成员国等西方盟国,论实力显然在沙特和俄罗斯联盟之上。而沙特联盟的最大特点就是涵盖面广,除了中东国家,还有非洲、亚洲等穆斯林国家,凸显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单从反恐角度看,反恐联盟越多,说明更多国家致力于消灭恐怖分子,看上去应该是件好事。而且,理论上讲,不同的反恐联盟

之间可以实现力量部署和打击面的互补,反恐效果应该翻番才对。但理论上的推断在当前中东局势的现实难以实现,“三足鼎立”将比“两强相争”产生更多掣肘,协调成本大增。更重要的是,各联盟都在打着小算盘。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人多势众,但一年来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却效果不彰。难道真的是因为敌人神出鬼没?恐怕是美国等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小心思在作怪。它一方面不愿见到极端组织做大,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制造混乱,扰乱美国中东战略;另一方面它又不希望极端组织被彻底消灭,企图借其手撤掉巴沙尔政权。如此这般复杂的内心,美国的反恐戏岂能演得那么纯粹?

再看俄罗斯,从反恐战果上来看,让人不得不对普京指挥的俄军肃然起敬,但这种脏活累活俄罗斯也不会白干,它积极出手介入叙利亚反恐战,最主要的是

看到盟友巴沙尔政权又到了危急时刻,大厦将倾。恰好此时巴黎恐袭的发生,给了俄罗斯名正言顺的出兵理由,助盟友稳固政权,扩大在叙军事存在,转变对叙反对派态度,增加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谈判中的筹码,巩固自身中东立足点,尽可能争夺中东事务话语权。

沙特呢,虽坐拥地缘优势,但实力尚不及美国,外交手腕上也比不上俄罗斯。作为传统地区大国,在伊斯兰世界里振臂一呼组成反恐联盟,沙特此举意在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但也正因这一联盟太具广泛性,其反恐效果难免会被打上问号。沙特在也门尚无法搞定胡塞武装,当反恐界的龙头大哥怕是有心无力。

所以说,面对日益复杂的反恐局面,如果三大门派还是各自为战,形不成合力的话,恐怕不但对反恐,更可能成为越反越恐的一大诱因。

财富三明治

别再被那些“伟大”项目忽悠了

崔滨

如今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在网上购买商品,用触摸屏控制一部手机,起初都被认为是疯狂而愚蠢的冒险。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企业家精神,把疯狂变成了伟大,也给了投资人丰厚的财富回报,甚至衍生出专门的“风险投资”。

眼下,中国商人王靖号称要投资500亿美元兴建的尼加拉瓜跨洋运河项目,就在被包装为下一个将从疯狂中孕育的“伟大”。但本周,一则该工程推迟开工的消息,又让环绕其上的“疯狂”与“伟大”之争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无论在哪个时代,劈山裂地贯通陆地海洋的交通动脉,都是一本万利、日进斗金的事情。远的不说,光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这两条运营了100余年的交通要道,就为投资者赚回了高达百倍的收益。

所以,当2014年由中财团兴建尼加拉瓜运河的消息传来,中国舆论更多将其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例证。毕竟,早在16



中国商人王靖

世纪,尼加拉瓜地峡就被欧洲殖民者认为是适合开掘联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绝佳通道;而中国企业这些年在海外也没少修铁路、建水坝,够实力挖条运河。

但是,尼加拉瓜运河这个获得了徐工集团和中国铁建两大央企助力的全球重大工程,其项目发起方香港HKND集团却如同笼罩在中美洲湿热的水汽之中,始终让投资者看不清它的实力。而且这家公司此前

宣称兴建的克里米亚深水港等类似项目,都被发现其中疑窦丛生,有做局圈钱之嫌。

你可以说,马云当年做阿里巴巴,其言论行状极类“骗子”;乔布斯最早营销苹果电脑,也是满口“胡言”;如今运河项目的暂时受挫,不过是通向“伟大”巅峰路上的小小挫折而已。但来自2015年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实

际处于亏损状态的比例高达90%。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信息披露不透明的非洲、拉美,投资的风险更大。

说起来,尼加拉瓜运河项目的波折,不过是中国资本走向世界漫长征程中的小插曲,我等很难有机会去参与分享如此全球瞩目的重大项目,但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见到一些如河北卓达集团、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e租宝等诱之以高收益的投资项目。这些局外人看起来风险极高的项目,常常被包装以“今天看似非理性的疯狂,明天就是风光无限的伟大”,甚至在你的投资血本无归时,还会被教育以马云的那套“成功就是熬过一连串的失败黑夜,等到明天的黎明”,来继续劝导你追加投资。

不可否认,商业史上的确有很多伟大的功业,起源于看上去荒诞不经的念头,但从常识来说,疯狂到近乎不理性的行为,就是投机,赌的就是万里挑一的小概率;对大多数寻求长期稳健回报的人来说,还是投资一个在运营上有迹可循的公司来得更稳妥。

一周声音

“如果土耳其政府中有人想去‘舔’美国人的某些地方,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做对不对,美国人到底需不需要他们这样做。”

——普京17日在年度大型记者会上回答土耳其击落俄战机是否存在第三方力量的提问时说。

“我真诚希望(韩朝)双方能继续对话,在这方面,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和来自朝鲜半岛的一员,我准备提供任何服务。”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6日在年底记者会上说,仍在与朝方就访朝事宜进行协商,希望能尽快就访问日期达成一致。

“如果你(恐怖分子)针对美国人,那你将没有安全的藏身之处。我们会找到你,为我们的国家战斗。”

——美国总统奥巴马17日发表讲话,强调目前美国没有发现“特定和可信的”威胁,民众可以安心过节。

“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任何反恐行动都要在国际法框架下进行,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尤其是要征得当事国同意,并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外长王毅17日晚在纽约会见伊拉克外长贾法里时说。贾法里通报了土耳其派遣军事力量进入伊北部地区事态,希望中方支持安理会就此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敦促土立即撤军。

“世界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对此最痛苦的应该是朝鲜。”

——韩国外长尹炳世17日在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指出,当前朝鲜选择“对话”还是“挑衅”引人关注。

“化学武器原料从土耳其运出后,再在叙利亚境内IS的实验室合成沙林毒气。”

——土耳其反对党共和人民党议员埃德姆近日向“今日俄罗斯”新闻频道透露,“伊斯兰国”从土耳其接收合成致命神经性毒剂沙林的原料。

“目前规模的(难民)涌入如果持续下去,即便德国这样的国家也会不堪重负。”

——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表示,德国在恪守自己人道责任,但会采取措施“明显减少”入境的难民人数。

“我们一直以一种非常建设性的方式在该地区进行航行。”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17日表示,澳大利亚没有计划停止在南海的侦察行动。

(赵恩霖 整理)

涨知识

法国“啃老族”与澳洲“飞去来”

“啃老族”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他们更是“世界的”。

法国皮埃尔神父基金会在12月5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法国年轻人与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而不独立出去的现象已变得很严重。报告指出,有450万成年人(其中130万超过25岁)栖居在父母、祖父母或朋友家。

法国《世界报》网站12月12日报道,法国人达维·隆若18岁时离家,和女友一起住在法国西部德塞夫勒省首府尼奥尔,那里的房租很便宜。后来,因为在法国西部滨海夏朗德省首府拉罗谢尔找到了工作,不得不离开尼奥尔。如今25岁的他又不得不和妻子与父母同住,因为外面的房租太贵。可父母的住房太小,况且其父亲还有病,他们夫妻只能睡折叠沙发,将其所用物品放在车库里。

墨尔本大学副教授斯左克

报道称,新出现且令人担忧的事实是,如今还有150万年轻就业者因房租贵和工作的不确定性而使得自己独立出去的计划受阻。更糟糕的是,重回父母家在2013年涉及33.8万超过25岁的非大学生人群,他们体验过时间不短的独立居住。早在2002年,他们的人数为28.2万,相当于10年间增加了20%,确切地说,这期间出现了房价飞涨,人们至今还难以衡量出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无独有偶,澳洲网12月16日报道,澳大利亚年轻人成年后常住父母家也已经不是新闻,墨尔本大学近日推出了针对这一“新常态”的研究结果,样本量超过200万人次,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家庭成员对此事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和首席研究员伯恩共同回顾了过去15年关于西方亲子关系学的学术研究,这些曾经试图离家独立生活又因各种原因回到家中的孩子被称为“飞去来”子女,他们的离家自立尝试则如同一次失败的“发射”。

斯左克称,不仅在澳大利亚,放眼整个西方世界这种情况已变得十分普遍。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会在20岁至24岁之间搬出父母家的年轻人数量大幅下降。

研究认为,教育在就业市场上的重要性是导致孩子“飞去来”的重要原因,子女需要完成高等学业让搬出父母家的成本变得更加昂贵。对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来说,房价和房租的上涨更增加了独自生活的成本,很多年轻人都对脱离家人支持进行

学习和生活没有信心。

对许多家庭来说,接受这一“新常态”并不容易,特雷梅恩在19岁时欢天喜地地搬出父母家,一年后却因生活的昂贵又搬回了家,她的母亲对这一改变很不开心,她说:“我觉得不舒服,你作为一个孩子第一次离开了家,就算你选择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回归,也必须适应家里仍像孩子一样对待你。”

研究表明,很多成年子女因为家规、责任和财政问题会与家长发生冲突。伯恩称,双方的期望和角色导致了矛盾,有些家长会觉得孩子像住酒店一样住在家里。不过也有一些父母安于这种情况,伯恩自己的母亲有菲律宾背景,并表示菲律宾人在结婚前都和父母同住,年龄不是问题。

(宗禾)